

四书辑录

柳德远 编选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四书辑录

柳德远

编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书辑录/柳德远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 - 7 - 209 - 07163 - 5

I . ①四... II . ①柳... III . ①儒家②四书 - 注
释③四书 - 译文 IV . ①B222.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676 号

责任编辑:李怀德

四书辑录

柳德远 编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9.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7163 - 5

定 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633)8221365

自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社会发展了，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也应当有一个大的进步，但是，这些年来在社会各领域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说明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且有的问题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损失。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来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使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以适应国际国内的社会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之所以出现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信仰和理念问题，很多人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理解，没有正确地认识社会哲理和人生哲理。正因为此，有的人缺失理性与理智，没有了仁、义、礼、智、信的灵魂，失缺了爱国心和民族精神，导致各种问题的不断发生。

不是吗？在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在社会道德领域，坑、蒙、拐、骗、抢、黄、毒（毒品），及学校、医院、培训机构等虚报数字骗取国家财政等事件不断发生；为官者吃、喝、嫖、赌、游，热衷于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为了地方利益，对国家稀缺资源容忍掠夺性生产和出口；贪污、腐败，挪用公款、挥霍浪费、携款外逃事件不绝于耳；富裕的人只顾自己奢侈消费，高档消费，无慈善之心，等等，这都是拜金主义导致的所谓无理性、无理智、无爱国心的表现，反映的是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修养的缺失。这样说，并不是我只看到社会之负面，没有看到好的方面。问题是，我们要居安思危。

在外国，人们多信仰一种教（或基督或伊斯兰或佛教），礼拜天要到教



堂诵经，人们用教义来规范约束自己的思想道德行为。而在我国，历史上是信崇儒教，用儒教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现在我们也有必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儒教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加强儒教修养，以提高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素养。

儒教，在过去我们都说是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思想学说。但我认为，儒教及其经典是我国古代关于自然、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等方面的哲理智慧；是两千多年来人们思想道德修养的经典；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哲理和人生哲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强化爱国心和民族精神的主要教材。在我国，自“五四”砸烂孔家店以来，人们逐渐远离了儒教，至“文化大革命”“批孔反儒”，人们更是彻底抛弃了儒教。至目前，儒教在人们思想道德方面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在这种形势下，拜金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占据了不少人的头脑，使一些人无理性、无理智地一切向“钱”看，进而导致社会各领域问题的产生，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损失。

事实上，不要说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包拯、岳飞、文天祥等，就是现代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先是接受了儒教教育，从而树立起爱国心和民族精神，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光耀千秋的伟大人物的。我想，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能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拿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并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也应当摈弃过去对儒教的不当看法，把在我国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我们先人尊崇的思想道德修养的经典——儒教“拿来”，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所谓“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所攸闻”（《尚书》）也。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要进行文化创新。为响应党的号召和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便于人们有目的地阅读“四书”，我谨就“四书”重新拟定了目录，按照目录，将“四书”逐章进行了归目辑录，并定名为《四书辑录》。在国学逐渐兴盛的今天，出版本书，希望对国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有所裨益，是我最大的心愿。

《四书辑录》是依照成都古籍书店排印的《四书白话句解》（王天恨编

著，1988年12月第1版，64开本）一书进行的，将全书除两章未录外，其余全部进行了归目辑录；辑录未按原来的句解式，而是按先录整章原文再录句解部分。一章中包含多个目录内容的，只录入一个目录，不重录。在句解部分尊重原作（个别字词作了更改），以保持原意。

因编录者水平有限，编录过程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敬请成都古籍书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人诚表谢意！

柳德远

2013年1月28日

四 辑录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 1	
明德 / 1	诚信 / 265
修身 / 7	智勇 / 271
中庸 / 66	忠孝 / 280
学而 / 82	廉耻 / 290
为政 / 99	励志 / 294
仁爱 / 176	识人 / 301
义礼 / 199	伤世 / 307

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所知先后，而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一章》）

译：大学的道理，第一是在使自己本来的德性清静光明，不要被私欲蒙蔽了。第二就得推我这清静光明的德性，使别人也都改去旧习，大家和我一样自新起来。这两点做到道理最好的地步时，就站住不变。能够知道站住不变的道理，然后立志才有定向。立志有定向，然后心才不妄动。心不妄动，然后所处才能安。所处既安，然后思虑才能精详。思虑既能精详，然后才能得到所当站住的至善。凡事都有个根柢和枝梢，凡事都有个结局和发端。那明德就是大学的根本，新民就是大学的枝末。知止就是开始，能得就是结局。能够明白这本末先后的次序，就能够接近大学的道理了。

古时候的人，有要想表明自己的明德使天下人都能自新的，必须先治好自己的国。要想治好自己的国，必须先整齐自己的家。要想整齐自己的家，必须先修好自己的身。要想修好自己的身，必须先端正一身所

主的心。要想端正一身所主的心，必须先诚实心所发的意。要想诚实心所发的意，必须先运用自己的聪明。这运用聪明，就在于考究天下各种事物的性理。等到天下各种事物的性理都考究明白了，所知道的便都彻底到了极顶。所知道的既都彻底到了极顶，然后心所发的意就能诚实了。心所发的意既诚实，然后一身所主的心就随着端正了。一身所主的心既端正，然后身就随着修好了。身既修好，然后家就可以整齐了。家既整齐，然后国就可以治好了。国既治好，然后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自天子一直到平民，一切都要拿修身做根本，如果不能修身，根本坏乱，倒说枝末来的国还能治得好，那是绝对不会的。这也就是把自己切近的齐家看得不要紧，却把高远的治国平天下先着重起来，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啊！（这章是孔子说明先王立学校的方法，曾子拿来推演开去，使人晓得为学的次序。）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大学·首章》）

译：书经康诰篇上说：“要弄清楚人生本有的清静光明的德性。”书经太甲篇上说：“要弄清楚天所给与我的光明好命。”书经尧典篇上说：“要弄明白人生最高的德性。”这三篇上的话，都是说要使自己明白那光明的德性啊！（这章是曾子引书经上的话，解释明明德的义理，重在末句的自明。）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二章》）

译：商汤浴盘上的铭词说：“假如今天把污垢洗净了，以后便要天天把污垢洗净。继续不断地每天把污垢洗净，身体是应该这样清新，心地也应该这样清新。”书经康诰篇上说：“做国君的要鼓励人民振起改过自新的精神。”《诗经》上说：“周虽是古旧的国家，但是传到文王，却能一新他的德化，接受天命，就像一个新兴的国家。”所以有道的国君，没有一处不用那最好的法则由自己推到大众身上。（这章是曾子引古训和诗经上的话，解释新民的义理，重在先能自新。）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

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大学·三章》）

译：诗经上说：“京城地方有一千里广阔，因为是个最好的所在，所以人民都想在这地方居住。”《诗经》上又说：“小黄雀缗蛮也叫着，栖歇在山上的树林里。”孔子读了这首诗慨叹地说：“对于好的地方，小黄雀还知道该栖歇在这里，作为一个人，可以连小黄雀都不如么？”《诗经》上又说：“德行深远的文王，能够继续不断地做正大光明的事，恭恭敬敬地常把心立稳在最好的地位。”所以做国君的人，要把仁爱的心尽用到人民的身上；做臣子的人，要把孝顺的心尽用到父母身上；做父母的人，要把慈爱的心尽用到子女身上。和国人交际往来，就要把诚信的心尽用到所交际的朋友身上。《诗经》上又说：“看那淇水湾子边，碧绿的竹树那样美丽，有一个文质彬彬的卫武公，他那研求学问的勤勉，就同切骨角一般，切去了再切，使它成为模样；又如磋骨角一般，磋过了再磋，务要使它光滑。也像雕玉石似的，雕过了再雕，使它成为物件，又像磨玉似的，磨过了再磨，务要使它光润。所以武公的学问，里面又细密又严紧，外面又正大又光明。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到底叫人不能忘记。”这首诗上如切如磋的意思，是说武公研求道理学问的功夫；如琢如磨的意思，是说武公自己修身的工夫。瑟兮僩兮的意思，是说武公讲学时战兢恐惧的内心；赫兮喧兮的意思，是说武公可敬可畏的仪表；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的意思，是说武公的道理极深，德行极高，人民心里实在忘不了他。《诗经》上又说：“呜呼！从前的文王和武王，叫人不能忘记。”这便是说后世的国君，得着他遗留下来的好教化，都能尊敬贤人，并且亲近亲人，一方面后世的人民，得着他流传下来的恩泽，都能享受

快乐，并且利用所得到的好处，所以在他死了许多年以后，人人都还是不能忘记。（这章是曾子引诗经上的话，解释止于至善的义理，把明明德新民知止能得的大意都包括在内，末更咏叹止于至善的实验。）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四章》）

译：从前孔子曾说：“听断讼案，我也和别人没有两样，但是一定要使人曲直两忘，自然解决，那才算彻底罢。”这是说听讼要使没有真情实事的人想拿花言巧语去妄诉也自觉说不下去。那就必须平时的明德可以畏服人民的心志，方能办得到。这便叫作知道新民必须先明德新民的根本工夫。（这章是曾子引孔子的话，解释本末的义理，拿听讼做比例，推出知本来。）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译：孔子说：“君子只思念保持固有的善德，小人却一味想保持所处的安乐。君子守本分，常常思念着不要犯刑法，小人图私利，却一味想着得到恩惠。”（这章是孔子说君子和小人趋向不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译：孔子说：“贤德啊，那颜回！吃的只有一竹筒饭，喝的只有一瓢瓢水，住在僻陋的巷子里，要是换了别人，一定受不住这种忧苦，可是颜回却一些不改变他胸中的乐趣。贤德啊，这颜回！”（这章是孔子赞美颜回能够安贫乐道。）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

译：孔子说：“鲁国大夫孟之反，他不夸张自己的功劳。齐鲁战争时，鲁兵大败，他在后面弹压着，使鲁兵有秩序地撤退。等到将进城门，却故意鞭他的坐马，对众人说：‘我并不敢在后面押队，是这马不肯前进啊！’”（这章是孔子称赞孟之反有让德，劝诫人不要夸功。）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论语·泰伯)

译: 孔子说：“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他那德行可算到了极点了，再三坚决地逊让天下，却又自己泯灭了痕迹，人民竟无从称道他。”（这章是孔子传述泰伯的盛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

译: 虞舜有贤臣五人，就把天下治得太平。书经泰誓篇上有武王的话：“我有治理天下的贤臣十人。”孔子说：“古人常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真的么！只有唐虞两代交会时期的人才，方能比得上周代隆盛，可是十人里面，还有着一个妇人哩，实际只有九人罢了。在文王时期三分天下已拥有二分，仍然把来服事殷朝，谨守臣节，周文王的德行，真可算得到了极峰，无可再加的了。”（这章是孔子论人才难得，并赞叹周德的深厚）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译: 孔子说：“像夏禹的为人，我是找不出可以指摘的漏缝了。自己吃着菲薄的饮食，却是用丰盛的祭品，孝敬祖宗的神明。自己平时穿着粗恶的衣服，却在祭祀的时候用华美的礼服和礼帽。自己住着矮小的房屋，却是尽力在那开通田间水道预防水旱上。像夏禹这样的人，我实在找不出可以指摘的漏缝了。”（这章是孔子赞叹夏禹的君德。）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

译: 子张问孔子做一个士人，要怎么样，这才可以算得德行通达呢？孔子知道他一向专务外表，故意反问说：“怎么样哩，你的所谓通达的意思？”子张答说：“在乡里面，名誉必使人晓得，在家族里面，名誉必使

人晓得。”孔子说：“这是名誉显扬啊！不是德行通达啊！讲到德行通达，是要心地正直而爱好道义，仔细听别人的说话，看别人的容色，验出自己的思想行为是不是全对，又能处处思虑以为不如别人，这样从实德上自修，别人就会爱敬，在乡邦中必通达，在家族中必通达。至于名誉著闻的那种人，只是在面子上拿仁道做幌子，实际行为却违反仁道。自己以为不错，毫无忌惮，心思全用在求名上，也自然能在乡邦中必使人晓得他的名誉，在家族中必使人晓得他的名誉了。”（这章是孔子辨明闻和达的相似不同处。）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译：樊迟跟随孔子闲游在祭坛下面，问孔子说：“敢问夫子要怎样才能崇积德行，灭除恶念和辨明迷惑。”孔子说：“很好啊你这一问。只要这件事在义理上应当做，就先去做，把功效的获得放在后边不计较，不就是使德行一天堆高一天么？只攻击自己的过错，不攻击别人的过错，不就是灭除自己隐藏在心中的恶念么？因了一时的气忿，就和人家拼命，忘却自己的身子，还要连累父母担忧，这不是大大的迷惑么？”（这章是孔子说明心性上的修养工夫。）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译：孔子说：“只有人能开拓并光大道体，不是道体能助长人的伟大。”（这章是孔子辨明道体要仗着人力去扩充。）

修 身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大学·七章）

译：经文上所说修身在正其心的意思是说心里有了忿怒，心就不得端正；有了恐惧，心也不得端正；有了贪图，心也不得端正；有了愁苦，心也不得端正。心不端正，便不能安存，被忿怒、恐惧、贪图、愁苦等支配使役着，就同不在自己身上一样。于是身上各部没有心去检察，明明在看着东西，却像没有看见，明明在听着声音，却像没有听得，明明在吃着食物，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所以说修身在于端正自己的心。（这章是曾子解释正心修身的义理，要能有上章诚意的心，把来检察自己，自然能心正而身修。）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八章）

译：经文上所说齐其家在修其身的意思，是说不能修身的人，对于自己所亲近爱护的人，就一味偏着心亲近爱护他；对于自己所轻贱厌恶的人，就一味偏着心轻贱厌恶他；对于自己所畏服敬重的人，就一味偏着心畏服敬重他；对于自己所哀怜矜恤的人，就一味偏着心哀怜矜恤他；对于自己所傲视怠慢的人，就一味偏着心傲视怠慢他。所以能够喜欢那人却又知道他的坏处，讨厌那人却又知道他的好处，这种人天下就很少

了。因此，俗语有二句话说：“人都是不知道自己儿子的坏处，不满足自己稻苗的长而大，这样的溺爱和贪得，又怎能修身齐家，所以说身不修好就不能整齐自己的家。”（解释修身齐家）（这章是曾子解释修身齐家的义理，历举陷在一偏的害处，并引俗语，证明身不修不能齐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大学·九章）

译：经文上所说治国必先齐其家的意思，是说自己一家人亲热的很少，尚且教不好，却反能教好别人，这是没有的事。所以君子能够不走出家门，就把他的教化推行到全国。孝顺父母，是预备将来事奉君上的；恭敬哥哥，是预备将来事奉长辈的；慈爱小孩，是预备将来使用民众的。书经康诰篇上说：“爱惜人民，要像保护小孩一样。”如果心里真想爱护人民，虽然不能完全做得对，却也隔不多远了，因为爱护自己的小孩，是出于天性，不用去学的，只要能把这心扩开了爱护人民，自然也不用去学了。这就好比从来没有先学会了抚养小孩然后才出嫁的女人的啊！所以能爱护小孩，就能爱护人民，能整齐一家，就能治好一国。只要做国君的，先在家中行仁，一国的人自然都能感动，跟着行仁的；先使一家相让不争，一国的人自然都就感动，跟着相让不争了；要是自己先贪财逞强，一国的人也自然看样学样，纷纷作乱了，这动机好坏的影响，竟有这般严重。这就叫做一句话说错了就能坏事，一个人做得正就能安定国家。唐尧和虞舜领导天下，拿仁爱做榜样，人民都依从他。夏桀和

商纣领导天下，都拿凶暴做榜样，人民也依从，但如他所行的号令全和他所爱好的道理相反，就不能推己及人，人民也就不肯依从了。所以有道的国君，为善先从自身做起，然后希望众人照样做。改过也先从自身做起，然后警戒众人不要犯过。假使自身所做的全不宽恕公道，却又能使众人了解不加反对的，那是从来没有的事。所以治国要拿齐家做前提。《诗经》上说：“桃树嫩得这样好看，桃叶又是这样茂密。这女子出嫁去，和顺一家的人。”和顺了自己一家的人，然后可以教化一国的人。《诗经》又说：“和顺了哥哥，和顺了弟弟”，也是这个意思，先和顺了哥哥弟弟，然后才可以教化一国的人。《诗经》上又说：“他在家的仪态举动正直不错，就改正了四方各国。”因为他在做人的父子兄弟时，一切举动都足够做别人的模范，然后人民就都学他。所以说要治好自己的国家，先要从整齐自己的家做起。（这章是曾子解释齐家治国的义理，重在不出家而成教于国，通章都由这一句反复推阐，末更引诗经上的话为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译：孔子的弟子曾参说：“我每天必拿三件事情向自身反省：代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实地尽了自己的能力呢？和朋友相交有没有不诚信的地方呢？师长传授我的学业，可曾用心研习呢？”（这章是曾子警戒人不要自己欺自己，一切必须尽心去做。）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译：孔子的弟子子夏说：“能够爱贤把好色的心调换过来，就像好色那么真切地爱贤。事奉父母能够用尽自己的供养力量，事奉君上能够不顾生死的委身君上，和朋友相交能够发言诚实，坚守信约。虽说这种人没有学过什么，我也一定要算他学过的了。”（这章是子夏教人务本重实。）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译：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笃厚，便没有威仪，所学的也便不会

坚固。做事的主意，必须忠心信实，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有了过失不要怕难不肯改。”（这章是孔子论自修的工夫）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慕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

译：有子说：“信约必须接近义理不远，才可以复践以前说过的话。恭敬必须接近礼节不远，才能够避免被人耻笑羞辱。遇见有道的人不要失去亲近的机会，并且可以常久宗奉他。”（这章是有子教人谨慎在每一件事的开始。）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译：孔子说：“我和弟子颜回谈论一整天，他只有听受，一点也不违背，似乎是个愚人。等到他退去了，察看他一人独处时的举动，却也可以把我所讲的道理阐发出来，颜回实在并不愚。”（这章是孔子赞美颜子能悟道。）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

译：孔子说：“先看这个人所做的事，再进而观测他所由做这事的动机，然后再详察他心里所认为安适的究在哪一点。能够如此，这个人的真假怎么掩藏得住呢！这个人的真假怎么掩藏得住呢！”（这章是孔子论观察人的方法。）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译：子贡问孔子怎样才算得君子。孔子说：“先实行心中所想说的，待实行以后再表示出来，那就算得君子了。”（这章是孔子勉励子贡勇于行善）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译：孔子说：“君子全是公心，普遍对人亲厚，不偏党少数人，小人全是私心，偏党少数人，不能普遍对人亲厚。”（这章是孔子论君子和小人的分别。）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